

# 天问

小说明末

叁|| 虏塞兵气·满磧寒光

台湾 林佩芬◎著

# 天问

## 小说明末

虏塞兵气 (叁) 满磧寒光

台湾 林佩芬◎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35-78 / 100

## 目 录

|      |                                 |        |
|------|---------------------------------|--------|
| 第十三章 | 虏塞兵气连云屯·····                    | ( 1 )  |
| 第十四章 | 无边落木萧萧下·····                    | ( 71 ) |
| 第十五章 | 野哭几家闻战伐·····                    | (147)  |
| 第十六章 | 可怜身是眼中人·····                    | (229)  |
| 第十七章 | 满碛寒光生铁衣·····                    | (293)  |
| 第十六章 | 今月曾经照古人·····                    | (359)  |
| 附录一  | 星河欲转千帆舞<br>——柳如是的才情、烈性与侠骨 ····· | (427)  |
| 附录二  | 云层与泥淖<br>——明末的复社·····           | (440)  |

# 第十三章

## 虏塞兵气连云屯



# 1

四月里天气暖和，草木扶疏，欣欣向荣，广阔的大草原一望无际，如一块完整的大翠玉，如一顷碧波无垠的绿海，在蔚蓝得一丝无瑕的苍穹和偶尔飘拂的白云相衬下，展现了一股壮阔的完美。

牧羊的女孩们轻挥着皮鞭，三两成群地在草原上放歌，引得牛羊、马匹也在这嘹亮悠扬的旋律中陶醉了。而在草原的另一头，皇太极那座在艳阳下越发显得灿烂耀眼的黄色皮顶大帐，也在士卒们熟练的动作下飞快地搭置完成了。

支架是坚实的红柳木，顶篷由整张牛皮组成……这座“后金国汗”的大帐，基本建材、结构都和一般的营帐相同，但是，为迎宾而专用的这座大帐的规模就远比一般的营帐大得多了，装饰也比征战、行旅时所用的营帐要华丽得多了，从帐顶的彩绘，四壁的彩绣和流苏、璎珞的装饰，到地面上所铺的黄底织龙大地毡，乃至帐中的陈设，豪华得和金碧辉煌的皇宫已经相去不远了。

搭置完成后，这一座可容好几千人的黄色大帐矗立在碧绿的草原上，如一顶光芒四射的皇冠，散发出一股慑人的帝王气势。

两排盔明甲亮的骑兵队伍，在号角声中整齐划一地奔驰而来，为首的两名各自举着一面大旗：一面是纯黄色绣着金龙，一面则镶着红边——这两旗是皇太极亲率的军队，负责守卫的骑兵队伍当然也挑选自这两旗中；他们的盔甲与军服也一律以黄

色为主，一下马来，站立成两圈环围这座大帐的队伍时，登时就如这顶皇冠被镶上宝石一般，每一个人脸上的精锐之气把这顶皇冠烘托得更加耀眼。

尔后，皇太极的亲信侍卫们出现了，再接着是仪仗，然后才是威仪肃肃的皇太极本人；紧紧跟随在他身后的是豪格，豪格的身后才又是大队的贴身侍卫，其余的几位贝勒、王公大臣则尾随在后。这样，大队的人马一路浩浩荡荡地到达了搭在草原上的大帐。

皇太极的气色特别好，宽阔丰厚的一张大脸上透着红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为了迎宾，他特意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袍甲，色泽仍然以“黄”为主，只有头盔上装饰着鲜红的羽毛制成的缨，衬托得他整个人更加精神抖擞。

他的心情确实非常好——这一次的“迎宾”，所迎的还是明朝的降将，是继孔有德、耿仲明之后而来的尚可喜——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他已经不只一次、高兴万分地向身边的人说道：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个人都来归了，对我后金国的作用太大了——昔年毛文龙亲自调训的人里面，数这三人最出色啊！”

这三个人跟随毛文龙多年，不但善于带兵打仗，对于辽东、渤海一带的地理形势尤其熟悉，而且“旧部”又多，一出面招降就能得许多人马，作用实在太大了。

因此，当尚可喜通过渠道来透露归降之意的时候，他就非常重视这件事，而且很慎重地处理。后来，尚可喜自己招抚了广鹿、长山、石城三座岛上的官员兵民一起来归降的时候，他就特别派了多尔袞亲自到边境去迎接。等到全体人员将要到达的时候，他又特别给予了亲自在十里外出迎的恩礼。

“务使他们心悦诚服地为我后金国所用。”

他在私底下向豪格说，也吩咐他将这一次的“亲迎”办得风光、体面，要让尚可喜称心。

而对于尚可喜归降之后所要给予的重用，他也在事先作了周密的考虑，早已有了腹案……

就在嘹亮、高亢的号角声中，他以不疾不徐的速度下马，昂首阔步地入帐，在侍卫们的簇拥下登上高座；跟在他身后的王公贝勒也逐一地入帐，分两边肃立；然后，在孔有德和耿仲明的前引下，大明的降将尚可喜出现了。

为了表示已经抛弃了大明的官职，尚可喜的身上便不再穿着大明的官服，更没有戴盔披甲；却因为还未曾正式成为后金国的一员，不便穿着后金国的服饰，因此，他索性以布衣来朝。他的身材颇为高大，容貌在粗壮中带着几分强悍之气，一袭普通的青色布袍穿在身上便显得有些不调。身为降将，第一次进谒新主，心情当然更不免在些微的忐忑中包含着不自在，进帐的这几步路也就走得不很顺当。他低着头，眼睛看着双双走在他前头的孔有德、耿仲明两个人的后脚跟……

而皇太极的反应却正好与他相反——在一阵高兴的朗声仰天大笑之后，皇太极亲自下座来，亲手扶起了已经跪倒在地的尚可喜，与他行了“抱见”之礼，然后满面笑容地大声说：

“尚卿来得正好——人说如虎添翼，朕有了孔、耿二卿是双翼，再加上尚卿就有三翼，还愁什么事不可成呢？”

说着他立刻宣布：

“尚卿肯为我后金国效命，朕心甚喜；尚卿便为朕领火器为一军，一应规模、编制都与孔、耿二卿相同——朕便以孔、耿二卿所部为天佑兵，尚卿所部为天助兵！”

然后，就在全帐中的王公贝勒、官员侍卫们一起大声发出欢呼的同时，他身后的两名侍卫抬出了一箱金银珠宝来，放到尚可



喜的跟前；又有两名侍卫捧出了一套后金国的官服来，亲自交给尚可喜……

而身受这一切“恩礼”的尚可喜情不自禁地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啪”的一声整个人就跪倒在地上，连连叩了三个响头，一迭声地说道：

“汗王英明——末将誓死为汗王效犬马之劳……”

整座帐中的气氛热烈已极，而紧接着尚可喜之后，孔有德和耿仲明两个人也不约而同地跪伏叩首。

“汗王隆恩，末将等誓死效忠……”

两个人的声音都不大，但是一股发自内心的至诚却全都从语气中流露了出来。皇太极当然感受到了，非常高兴，一迭声地说：

“好，好……众卿肯尽心为后金国效忠，就是我后金国的一等重臣，来日立下汗马功劳，朕再重重封赏！”

说着，他一挥手，身后立刻就走出了两名侍卫，其中的一名手中托着早已准备好的盘子，盘中置放着梳子、剃刀等物。两人一起走到尚可喜跟前，打开他的头发，当众剃去他前额的发，再把后半头的发结成辮子，然后为他戴上了全新的头盔，穿上了全新的甲冑——他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被列入汉军镶白旗的编制，因此这套盔甲的颜色也是白底镶红边。盔甲因为质材簇新、讲究，穿戴起来越发显得银光闪闪，也衬出了他的威风，和片刻前他“布衣葜见”的形色相去天壤。穿戴完成后，他再次屈一膝向皇太极谢恩，竟连声音都洪亮了许多。

“末将叩谢隆恩——”

皇太极当然又是一番慰勉，这“亲迎”大典便算圆满地完成了，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到沈阳城中，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场丰盛的酒宴……整整一夜下来，平素酒量大得惊人的孔有德、耿仲明、

尚可喜三个，在每一个人轮番上阵敬酒的情况下，还是被灌了个酩酊大醉，睡上一整天才醒过来。

当然，这一切的“恩礼”只是一个开端，紧接着，皇太极又三不五天地就命人送来丰厚的赏赐，感动得这三个人越发死心塌地；在一个月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三个人也就更加竭智尽忠地贡献自己了。

这一次的军事会议，出席的人非常多，几乎后金国中的重要人物全都到齐了，各贝勒、王公大臣、将领，挤满了整座大殿，而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三人的座次却被排在很前面，使得第一次在后金国中参与重要会议的三个人首先就产生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尔后，皇太极在侍卫们的簇拥下上殿了。他整个人很自然地流露着一股威武勃发的气势，但是，说话的内容却出奇地谦和，听得这三个在毛文龙麾下只知“唯命是从”的人心中又是暗自惊异了一下。

皇太极以一副征询的口气向着面前的人说：

“大家且说说看，眼下后金国近邻的三地，大明、朝鲜、察哈尔，哪一处应该先用兵？”

他脸上所流露的神态就很明白地显示，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预设的立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

气氛热烈了起来，他的堂弟济尔哈朗第一个就大声地说：

“当然应该先对明朝用兵——明朝一向是我后金的劲敌，而朝鲜与后金并无纠纷，察哈尔也一向相安无事，可以先置之度外……”

这个话有不少人大表赞同：

“宜集中主力征明，无须分散兵力于朝鲜、察哈尔，以免腹背受敌！”

听着这些意见，皇太极一概含笑点头，很仔细地倾听，而不表示自己的看法。直到有十来个人发过言，一致认为征明是第一优先之后，他忽然把目光一转，飞快地扫过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三人，然后，他询问：

“三卿久在辽东、朝鲜、渤海一带往来，朕想听听三卿之见，后金国应先对朝鲜用兵，还是应先对明用兵？”

这当然是个大问题，三个人原本没有料到自己这“新来乍到”的降臣会被问及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免在惊异中又带着几分惶恐。在互视了一下之后，孔有德第一个发言：

“臣启汗王：臣以为，朝鲜国小，且与我后金国素无怨隙，不如明朝国大，且为后金宿敌……”

这个意见其实只是重复了前面几人的意见，并无新意，皇太极听了，不由自主地微皱了一下眉头，接下来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表示。而这三人却因为久在明朝为官，察言观色的本领早已被训练得很独到了，一看皇太极的反应，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心中的“不满意”；于是，耿仲明立刻接下去发言：

“臣启汗王：臣愚见，朝鲜国邻近后金，且素为明之藩属，如能先讨平，可免掣肘之患……但，如今，天时不适……是故臣以为，目下宜先征明……”

他后面的几句话说得嗫嚅，而且含糊不清，于是皇太极追问道：

“卿所言，‘天时不适’是何义？”

耿仲明暗自清了一下喉咙，硬着头皮回答：

“后金与朝鲜既有一水之隔，春、夏、秋三季越界均需舟船，征战需水师……现值夏季，不利我后金骑兵渡江……汗王如一心欲征朝鲜，须待冬季江水结冰时！”

这话说中要害了，皇太极一听就仰天大笑了起来：

“好，好，耿卿说得好——我后金国无水师，确实是一弊；一国之军，只能陆战，而不能水战，耿卿说中朕的缺失了！”

他的笑声中挟带着一股豪壮的气势，却也笑得这三个人登时就醒悟了，于是一起跪伏在地，叩着头高声说：

“末将等不才，但昔年追随毛帅，长年在海上征战，略知一二水战之术，承汗王不弃，愿为汗王操练水师！”

皇太极高兴了起来：

“好——朕有了三卿，何愁练不成水师？一旦水师练成，不但渡江征朝鲜可成，即使渡渤海，直下明朝沿海地方，也是指日可待的！”

这一次，他打心底里笑了：

“三卿果然是虎之三翼啊！”

然后，话题又转回了这一次的军事行动计划——在经过了这一长串的讨论之后，他原本就藏在胸中的成竹呈现出来了，除了分配给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个人训练水师的重要任务之外，他也为这次军事会议作了明确的结论——他以非常果断的口气宣布：

“朕意已决，一个月之后出兵征明！”

接着，他作了原则性的指示：

“明朝的山海关防线牢不可破，关外各城守备也十分坚固，我军硬攻的话，死伤难免，因此这条防线宜缓图而不宜操急。这次出兵，宜采五年前之策，由间道深入明朝腹地，也同时收抚蒙古等外藩外地。”

他显然早已考虑了多时，胸中早已有了完整、周密的计划：

“朕意兵分四路：第一路由上方堡到宣府、应州，目标是大同；第二路由龙门口进入，到宣府与第一路军会合；第三路由独石口进入，与前两路会于应州；第四路由得胜堡进入，经大同到

朔州；另留一路后备，沿边绕杀虎口到朔州——诸路军会合后再进往代州，以五台山为目标，以两个月为期，只要多得人畜财物，便收兵返回！”

一席话听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暗暗点头称是，尤其是第一次参与后金国高层军事会议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个人，除了暗自赞赏皇太极在战略方面所展现的过人才能之外，更多了一分惊异和感慨：

“后金国汗果然有了了不起的地方，难怪后金国打起仗来少有败绩的，比起明朝的皇帝来太不一样了；难怪常听老百姓们说，辽东有王气，旺得不得了……”

再一想自己所被交付的训练水师的任务，登时想得更上一层楼：

“汗王当然早在心里想定了，后金国里没有水师，也没有训练水师的人才，正好让我三人来出力……难怪他对我三人的恩礼超乎了寻常——看来，汗王的雄心是要连明朝、朝鲜都纳入后金国之属了；我三人的富贵功名、大好前程就要放在水师上了……”

因此，这一次“四路伐明”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派给他三人任何任务，他三人的心中却比任何一个被分派到重要任务的人还要兴奋、欢喜，因为：美好的远景已经可期了。三个人都是追随毛文龙出身，忠义之心少而利禄之念重，一旦有了美好的、对自己大有利益的远景可期，便果真开始生出了“卖命”、“效忠”的念头来了：

“我等只要卖力地把后金国的水师练好，将来还怕做不到‘八千岁’？”

皇太极的想法当然与他们大不相同：收服了这三个人，对他来说，只是后金国中的万千要事之一，而且，收拢了之后，充分地善

加运用这三人的才能更重要；更何况，“四路伐明”的计划既已宣告执行，战前的准备工作才是当务之急，必须投入绝大部分的心力，因此，他接下来处理的是逐一分派任务，从调集军队、准备粮草武器开始，每一样都挑选了最适当的人来担任，也对每一个担当任务的人详加解说要点……

这样，到了军事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身边众多的王公、大臣、贝勒一起消失，不停地急速转动的脑筋也放缓了速度，耳边更一下子从人语交杂而变为寂静，心中突然没来由地升起了一丝疲劳的感觉。

身为一个新兴国家的第二代君主，他既背负着与生俱来的沉重责任和使命，更须投注比任何人都大的努力于这个使命中：为了开疆拓土，他必须亲自率军出征；为了国计民生，他必须竭尽智慧地规划、建设；为了吸收人才、为了内部和谐……为了把父亲交给他的基业带上一个康庄大道，他几乎夜以继日、无片刻停息地在工作着，如今，后金国的远景固然是美好的，他个人却付出了体力过度透支的代价。

有时，他会隐隐约约感觉到，年过四十的自己，体力已经明显衰退了，和二十啷当的年岁比较起来差了许多，甚至，“力不从心”的感觉也开始出现了……

“也许，这一趟的‘四路伐明’，是朕最后一次亲征了……”

他在心里喃喃地自言自语了几句，嘴角不由自主地牵动了一下；可是，这个念头才一升起，立刻又被另外一个声音所取代了——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对自己说：

“不，不能这么想——后金国的规模还有待更大地开创，朕第一个就不能这么想……”

一股自发的责任感又回到了心头，鼓舞着他的意志：

“朕要带领全后金国的人，自己就要站得笔直，踩着大步，走

在前头!”

于是,他的精神重新抖擞了起来,在高昂的意志力支撑下,肉体也不觉得疲累了,重新挺直了腰杆。他命侍卫们取来了一幅大地图,再一次仔细观看着,从后金本国到朝鲜、渤海,直到大明朝的山海关防线,乃至察哈尔、蒙古,宣府、大同两镇……无论地势、地形、城镇、关塞,连一点点的小地方都没有疏忽掉。

然后,他反复在心里盘算着:

“这一趟伐明,收获至少要是五年前的双倍。”

一夜未睡,他却了无困意。

## 2

崇祯皇帝也是一夜未眠……

上了一天的朝，再一次在大臣们争论不休的声音中思考一桩又一桩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烦乱得只觉得自己的心简直要炸出身体外面来裂成粉碎了，恨不得自己在顷刻间幻化成一只巨大的野兽，张开大嘴，一口就把摊在眼前的这一叠叠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疏给吞下肚子去，然后，天下就无事了。

只可惜，天，是不从人愿的——这每一封都呈报着重重问题的奏疏，不但不会乖乖地被他吞入腹中，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突显着大明朝全国各地的弊病，呈现在他眼前，令他头痛、烦躁、焦虑，乃至于在心中狂吼：

“朕已经夜以继日地勤于政事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国事解决不了呢？”

他的思考方式一向都是单一的、直线进行的，而没有通盘的、整体的思考习惯，因此，思路一旦被带到这样的一个“为什么”上，连带而来的就不是思考问题，而是情绪的反射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在跟朕搞鬼？朕明明一心要把国家治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没治好？到底是为什么？”

想着，他突然间两眼都炯炯有神了起来，眼神电光般地往大臣们身上逐一扫了过去，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停上一停，仿佛要逐一射穿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似的。

大臣们正在热烈讨论着两封来自“三边”的奏疏。

新上任的陈奇瑜拟了一套彻底剿灭“流贼”的计划，主张剿、



抚并用；抚的方法当然是招安，剿则分追击、包围、歼灭等方法。虽然他所提出的方法和整个计划都了无新意，却因为他新近打了几场成绩斐然的大胜仗，弄得这满殿大多数不懂军事的文臣们首先就存了个“好感”，大家满口地夸赞着他，这套作战计划便很容易就得到了认同；但是，对另一封洪承畴上的奏疏，争论就大了。

洪承畴的疏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向朝廷要人、要粮、要饷。他直言，剿“匪”事急，不能功亏一篑，而目下“贼匪”人多势众，官军反而显得实力薄弱，因此，三边急须朝廷支援；否则，一旦三边剿“贼”的事有误，“流贼”往河北方向流窜而来，很容易就会威胁到京师了。

而这“威胁京师”当然是一句“打蛇打在七寸上”的话，上对一生的活动空间就只限于京师的皇宫里的皇帝，下对身在京师为官的大臣来说，都是一个直捣心窝的恫吓，因此，大家认为这件事当然重要非凡，当然要如洪承畴所请的，再一次拨给他大量的人马钱粮。

这件事原本也得到了认同，可是，认同归认同，执行上的困难却摊在眼前——户部的官员很诚实地作了一番报告，朝廷里根本没有余力再拨给洪承畴任何的人马钱粮了，因为：国库已空，而天下百姓的赋税已经一加再加地加到了极点，有些地方甚且预征了明年的赋税，但是，还是不够用，大明朝的几方军费是无底洞，怎么填都不满。

上任才一年的户部尚书侯恂列举着一串串的数字，口干舌燥地据理力争。天气并不热，他却满头都是汗水，并且沿着颈背直流，官服内的里衣便一层层地湿透；而且，话说的越多，声音便越抖，却又不肯放弃，硬着头皮似的再三陈述：

“臣自理户部以来，‘辽饷’、‘练饷’、‘剿饷’已逾一千万两